

“啪！啪！”“哒哒哒！”一阵阵枪声打破了殷家冲这个小村落的宁静，惊恐不安的人们不禁从窗户或门缝里探出头来。

只听大湾一带枪声越来越急促，伴随着迫击炮弹的轰炸声，滚滚浓烟四处弥漫。

四年前王家牌楼之战的惨烈场景令人惊魂未定，心有余悸。

突如其来的枪响，令老人小孩呆若木鸡，噤若寒蝉。

莫非小鬼子又打进山里来了？

人们只能蜷缩屋角，不敢动弹。

大湾顶的枪声持续了约半个小时方告平息。紧接着，一阵“呜哩哇啦”的吵嚷声混杂着皮靴踩踏长胜关千年古道的“咔嚓”声



◆ 读史札记

大湾顶的枪声

李尚荣

渐沿山脚而去。

时间是1943年元月6日下午，一支约200人的小鬼子，刚刚在水吼岭一带洗劫一番之后，沿大山脚骚扰，准备穿过长胜关经王家牌楼、野人寨后归队。当他们经过大湾子时，驻守在殷家冲的第十一挺进纵队郝文波部的一个班发现敌情，当场打死走在前面的两名日兵。日军见有火力阻击，马上兵分三路向山下冲击。郝部战士勇猛还击，阻击日军30多分钟，后因寡不敌众，只得撤退。日军因地形不熟，加之情况突然，不敢恋战，仓皇逃窜。

随即，一小队中国士兵从大湾顶方向匆匆撤了下来，他们身上沾满了泥沙和鲜血。其中一人被搀扶着，小肠挂在体外，腹部汩汩流淌

着鲜血。这位士兵伤势严重，已经奄奄一息。当他们一瘸一拐来到张老屋小道旁，瘫倒在地的受伤战士再也无力站起。

村民们闻讯赶来，虽经极力抢救，由于失血过多还是无济于事。他们不得不和战士们一起，含泪将烈士的遗体掩埋在小道旁。

这群作恶多端的日军，走到山脚，天色已晚。饥肠辘辘的小鬼子像一群饿急了豺狼，四处抢掠。惊慌的人们四处躲藏，部分村民慌慌张张来到槐柏冲，寻找藏身之处以免遭毒手。

鬼子来到黄狮岭脚下李大屋后店，发现关在栏里的牲畜。饥不择食的匪兵“嗷嗷”叫着拖起肥猪就摁倒在地，熟练地开膛破肚剥皮。他们又将屋内的门板橱柜等木制品砸成碎

片，在堂中生起火来。烤猪肉的香味让小鬼子兴奋不已，手舞足蹈，争抢着分食，丑态百出。吃剩的头脚随地丢弃。

吃饱喝足的小鬼子不敢久留，又不敢贸然夜行。于是他们来到王家牌楼，躲进牌楼街古寨，外强中干的小鬼子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以求自保。

他们将在大湾战斗中被击毙的同伴尸体置于牌楼下街头寨口土墩上，浇上汽油点燃。鬼子尸体的焦糊味令人作呕。

这一夜，日军在王家牌楼无所不为，丧尽天良，罄竹难书。

第二天拂晓，这股日军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王家牌楼消失了踪影。遭受鬼子蹂躏的王家牌楼，一片狼藉……

原来，1942年12月18日中午，138师412团将士在太湖县弥陀寺附近击落日寇一架军机，其中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当场毙命。日军恼羞成怒，遂对大别山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王家牌楼的悲惨遭遇，仅仅是日军万般罪恶的冰山一角而已。

◆ 流年碎影

煤火

胡光贤

暮色漫过窗棂时，总想起二姑父指节上洗不净的煤渍。

儿时最盼去二姑父家做客。他家窗台上常年摆着铁皮饼干盒，掀开盖子，桃酥的甜香混着二姑父身上淡淡的煤焦油味扑面而来。饭桌上总摆着油亮的红烧排骨，或是清蒸的河虾蜷成粉红弯月。当我捧着西瓜在六十寸彩电前看得入神，二姑父就坐在藤椅上，用报纸卷成的筒扇轻轻给我赶蚊子。

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大表哥成绩优异，上高二那年却突然发病，宛若被抽走了灵魂的提线木偶，时而癫狂，时而呆滞。二姑父背着装满草药的蛇皮袋，带着大表哥辗转于各地医院。我至今记得那个深秋的午后，二姑父蹲在医院走廊啃冷馒头，白大褂在他身后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像极了矿井里忽明忽暗的矿灯。

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。二姑母在陪诊途中遭遇车祸，躺在病床上时，还惦记着大表哥的药费。那段日子，二姑父像架停不下来的老钟摆，白天在医院照顾妻儿，深夜赶去矿上加班。当我再见到他时，曾经挺拔的脊梁弯成了一个问号，凹陷的眼窝里盛满血丝，唯有说起煤矿时，黯淡的眼神才会泛起微光：“矿上工会给我申请了困难补助，还给孩子办了医保……”

即便被生活压弯了腰，二姑父依然把矿工的尊严看得比命重。父亲劝他请长假，他却固执地系紧帆布腰带：“井下兄弟们都顶着掌子面，我不能当逃兵。”那些年，他总在清晨五点摸黑出门，将昨夜洗好的工服熨得笔挺，领口别着磨得发亮的矿徽。矿井深处，他的矿灯在黑暗中摇晃，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星。

退休那天，二姑父把珍藏的矿工证递给我看。泛黄的纸页间，夹着几片干枯的樟木树叶，那是他在井口捡的，说要留作纪念。如今，他常坐在老藤椅上，摩挲着退休奖章喃喃自语：“咱们挖的煤，都变成城里的灯火了。”多么有深意的一句话啊！夕阳为他的银发镀上金边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在矿灯下挥镐的身影，正从岁月深处缓缓走来。

二姑父的故事里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有煤火般温良的坚持。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子，那些在苦难中挺直的脊梁，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光，照亮我生命的旷野。

◆ 生活手记

病室

王志祥

医院是生和死距离最近的地方，“好汉就怕病来磨”，人到了这里，免不了会有一些哲学思考。

我被安排在第29床，住进来时，31床和30床还空着，第一天晚上病室就我一个。上午，医生强烈建议手术，而且要快，但老婆出去旅游了，孩子在外地，一时连签字的人都没有，好在除了头天晚上一阵剧烈疼痛之后，现在变成了幽幽怨怨的痛，还在可承受范围内。

“那就先消炎吧，等下次发炎时再割掉。”医生说道。

这就意味着我起码得多遭一次罪。无奈之下，沮丧地躺在床上，忍不住想七想八：从现在开始，我没有名字，而是29床。昨天还活蹦乱跳的，今天就变成了一个数字，人是不是只有到了这种地方，才知道平日里所在乎的那些东西，利益，名声，得失成败，其实有很多是不值得的呢？

天亮了，清晨的走廊，传来“阿爸！阿爸！”的稚嫩声音，像林子里的黄鹂鸟，听声音是个三五岁的小男孩。根据声音的来源判断，他们住我对面。很快，31床来人了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，胆结石，明天手术。妇人话不多，多数时间沉默忍受，丈夫嘘寒问暖，忙东忙西。

下午30床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和老婆打电话，幽寂地抱怨：“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，医生都不给手术，你好好旅你的游，旅游比人重要……”

30床五十左右，脸红扑扑的，皮肤也好，看不出哪里不舒服。这人自来熟，还没安顿下来就找我们说话，说她双腿肿得厉害，都肿到肚脐眼了，连下身都肿了，走路都困难了。她丈夫脸黑黑的，戴着头盔，看不清脸色，坐在凳子上，垂着头，没有一句话，妻子让他干什么就去干什么，惹得30床开始骂人：“你是木头做的啊，我这病活活被你气的。医生等着要看CT片子，你去取啊，大过年的，你以为我愿意生病啊！”

丈夫走后，她开始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，她以前的事。烟熏火燎的那些滔滔岁月里的琐碎过往，其实家家都有，但在病房里，从一个不知自己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的病人嘴里出来，说给另一个萍水相逢的病人听，说者和听者都觉得恍惚，这样的场合，不需要额外的理解，因为大家本就同病相怜。尽管如此，在生命遭受霜击的某些特殊场合，还是愿意把一些心里话说给陌生人



园门谈古

张永生 摄

听，否则，人活着，还有什么劲？

第三天上午，31床准备手术，进来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，“阿爸阿爸”的声音随后响起，小伙子身后，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，一脸无邪地笑着看我们每一个人。小伙子手术时间安排在31床之后，也是因为胆结石。31床的丈夫问他，为什么生病还带着这么小的孩子？家里没别人陪护么？

“别说了，我老婆来陪护，孩子没人带，只能带在身边。”

“家里的上人呢？”

“岳父母都过世了。我母亲不在了，父亲指望不上。”

我们都说他，别倚恃现在年轻，将来就后悔了。他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？都是生活逼得，我哪不知道平安健康的重要。”

第四天，30床的两口子检查回来了，女人脸色阴沉，男人脸本来就黑，根本看不出表情。我们都想问，又不敢问。

进来一个女人，是30床的亲戚。30床问她：“保安管得严呢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”

“我的妈呀，五六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一个查陪护证，我说我就是来办陪护证的，他们才放行。妈姑娘，这来一次太难了。”

“也要这样管，不这样，那不乱套了。”说话的是31床的家属，其他人纷纷附和：“就是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比啥都好，不然，这年过着有啥劲。”